

7 3180/7169.8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31 1968

7

7

巴縣志卷十二

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記一

漢

漢故朝請巴郡太守樊府君碑

公諱敏字叔達肇祖處犧遺苗后稷為堯種樹舍

漆徙岐天顧曹父乃萌昌發周室衰微雲伯匡闕

晉為韓魏魯分為楊充曜封邑厥土河東樹漢之

陰或居於楚或集於梁君纘其緒華南西躡瀛近

聖禹飲汶茹訪總角好學治春秋穀氏經貫究道



巴縣志

卷十二記

一

度無文不覩於是國君備禮招請濯冕題輿傑立
忠謇有夷史之古也卓密之風鄉黨見歸察孝除郎
永昌長史遷宕渠令布化三載遭離母憂已丑斷
制大^將辟光和之末京師擾攘雄狐綏綏冠履同
囊封^上長驅卑走枕北國復重察辭病不就再奉
朝聘十辟外臺常爲治中諸部從事舉直錯枉覃
思舊職彈兇糾貪務鉏民穢患苦改俗喜怒作律
案罪殺人不顧狙獺告子屬孫敢若此者不入墓
門州里僉然號曰使師李世不祥米巫凶虐續乘

青羌姦狡並起陷附者衆君執一心賴無洿恥復
辟司徒道辭不往牧伯劉公二世欽重表擢巴郡
後漢中秋老乞身以助義都尉養疾閭里又辟奮
義校尉君仕不爲人祿不爲己桓桓大度禮蹈其
首當窮台齡松喬協軌八十有四歲在叶洽紀驗
期臻奄忽藏形凡百咸痛士女涕洽臣子哀術刊
石勒銘其辭曰於戲樊考經德炳明勞謙損益耽
古儉清立朝正色能無撓傾威恩御下持滿慮盈
所歷見慕遺歌景刑書載俊父股肱幹楨有物有

荆模楷後生宜參鼎鉉再建皇靈出經陂險鬼方
不庭所戢節足輕寵賤榮故敘天選而相陪臣晏
嬰仰殿畱侯距齊非辭福也乃辟禍兮亂曰渾元
畱象岱瀆治匠兮金精火佐實生賢兮豈欲救民
德爾大兮遭遇陽九百六會兮當舉遐年今遂逝
兮嗚呼哀哉魂神裕兮建安十年二月上旬

宋

糯米堆記

王敦夫

江流經岷山峯行千里至巴渝上流有灘曰大小

糯米堆中流巨石竇當其衝高下對峙江之西來
浩然橫流直指三灘之上觸爲濤瀾喧飀震掉危
險可畏舳艫銜尾而來一或不戒則與石相遇雖
有智力不能施設淳熙乙巳常平使者廣漢楊公
持節峽道政尙寬靜民人宜之公又於明刑之餘
詳求利病思其有便於民者則曰蜀江之險莫盛
於峽而是灘之險實居峽首於是出金捐粟戒屬
邑吏悉用疏鑿會春水渴嚙正趨事烝徒奔走歡
呼鼓勇爭効其力至於砥平向之爲患者自是而

息舟船之下安然順流以達吳楚無復齟齬舟之
爲利當施之無窮也夫大江之險自神禹後未聞
有人能致其力而公乃盡誠力行之必於成功則
公之愛人利物豈特一道而已哉充而至於天下
可也昔西明興利史遷所嘆自圭壑隣孟子不與
公之用心彰彰如是安知異時不書之史策深嘉
而屢嘆哉敦夫董其役曰擊盛事大書諸石以昭
示不朽

元

塗山碑

華陽志云渝郡塗山禹后者也古廟廢圮元至正
壬辰郡守費著仍建廟嘗考要於塗山之說一謂
在此一謂在九江當塗東漢郡志云塗山在巴郡
江州杜預考曰巴國也有塗山禹廟又古巴郡志
云山在縣東五千二百步岷江東圻高七里周圍
三十里酈道元水經注江州塗山有夏禹廟塗后
祠九江當塗亦有之杜預所謂巴國江州乃今重
慶巴縣江州非九江之江州漢史蜀志有稽至今

洞曰塗洞村曰塗村灘曰遮夫石曰啟母復合帝
王世紀蜀本紀華陽國志元和志等書參考之禹
乃汶山郡廣柔人其母有莘氏感星之異生禹於
石紐廣柔隋改廣柔爲汶川石紐在茂州域隸石
泉軍所生之地方百里彝人共營之不敢居牧靈
異可畏禹爲蜀人生於蜀娶於蜀古今人情不大
相遠導江之役往來必經過門不顧爲可憑信先
是帝曾大父曰昌意爲黃帝次子娶蜀山氏生帝
顓頊顓頊生鯀鯀生帝帝之娶於蜀又有自來水

謂蜀塗山肇自人身爲蜀君掌塗山之國亦一證
也至會諸侯於塗山當以九江郡者爲是東漢郡
志云山在當塗杜預云在壽春東北今有禹會村
柳子厚有銘蘇子有詩且於天下稍向中會同於
此宜矣通鑑外紀亦云禹娶塗山之女生子啟南
巡狩會諸侯於塗山如是則娶而生子生子而後
南巡南巡而後會諸侯娶則在此會則在彼次序
昭然會稽乃致羣臣之地或崩葬之所故有禹穴
所謂塗山一曰棟山一曰防山紛紛不一太平乃

晉成帝世當塗之民徙居於此故亦名其縣曰當塗好事者援此以爲說而實非塗山世次綿遠地名改易煩亂傳會不足徵况會稽當塗在禹時未入中國禹安得娶於彼哉今特辨而正之庶祠廟之建得其本真而禹后受享於誕生之地尤不可闕爾

明

蹇忠定承恩堂記

大學楊

溥宏濟石首人

皇上嗣登大寶嘉念蒼生期庶雍熙圖任老成人

彌綸治化少師吏部尙書蹇公義實爲之冠宣德七年秋詔有司略曰予有輔臣粵自先朝偉著德望暨於今啟沃居多予於庶政咨焉予於庶官審焉克允克諧實惟其人欲新厥居以稱予優禮之意其繪圖以進明日有司以圖進弗稱又明日更爲圖進弗稱上乃自規畫授有司乃卜地於都城東南厥位惟陽厥土惟剛揀材於肆厥木惟良厥石惟貞陶瓴惟堅乃卜日之吉鳩工竝作裒高以平築虛以實引繩縮版以垣厥周乃建厥堂翼之

以室乃闢厥路重之以門篋之燹之塗之沐之不
踰月告成祀先有廟禮賓有館庖有廚汲有井有
庫有廐以儲以牧輪奐成美百用俱備復命大臣
燕飲以落之肴核酒醴咸出大官公謂翰林學士
楊溥曰昔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落焉當時善頌
善禱者見稱於君子子何以語我溥不敢以不敏
辭乃酌而祝曰惟天佑國家乃賁以賢哲簡俾平
格復錫以壽若周之畢公策名文武之世相成王
相康王永光周室公歷四朝進位師保享高年輔
聖天子丕隆太平之運溥於斯爲國家賀又酌而
祝曰明盛之世惠歸之德君子享多福而民感樂
其樂是以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乃惟康溥於此爲
天下蒼生賀又酌而祝曰福善之報惟有德於民
者爲盛古昔名臣輔君致治實功允德孚達神明
身被光榮澤流子孫與國同久詩曰惟其有之是
以似之溥於斯爲公賀公酌而復曰聖天子之恩
篤不敢忘子亦可謂善頌者矣謹名其堂曰承恩
堂請書此以爲記

蹇忠定退思齋記

黃淮

少保吏部尚書蹇公名其燕休之所曰退思以予
舊嘗同在外制相知爲深而以記見屬今之爲軒
閣齋室者往往託趣於雲山泉石華竹禽魚公獨
以退思爲名其度越於人遠矣夫天下事物之理
至著之中而有至微者存况夫是非得失屈伸取
舍千變萬化所以困心而衡慮者非思莫能究其
極而適於中思而謂之退者進非不思也特退而
紬繹省審加致其詳云耳譬諸水鑑演漾蕩激則
鑑多失其真待其波靜水止而鑑焉則妍媸具見
故進而思不若退思之爲得也且世之人品類不
同而所思不能無異農之思易田疇工之思利器
用賈之思較贏縮趣便巧以求逞其欲而已士君
子立身行道其所思宜何如哉然仕有大小而所
思不出其位猶農工商之不相爲謀宰執大臣以
身任天下之重其所思則志其大而略其細緩其
末而急其本是故禹思天下有溺猶已溺之稷思
天下有饑猶已饑之伊尹思致君爲堯舜之君致

民爲堯舜之民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
合者仰而思之坐以待旦見於傳記者章章如是
少保公之退而思者同乎否乎公爲人寬厚和平
沈靜寡欲言動有常度歷事太祖太宗垂四十年
人無閒言今上皇帝倚任益隆決大義臨大政不
動聲色而人服信能以禹稷伊周爲心者矣或曰
公之退思云者取退思補過之義子言博而不切
何居曰然予所論皆公職分當爲之事方今朝廷
清明海宇寧謐聖天子旣以二帝三王爲已任而
爲大臣者又以禹稷伊周自期由是禮樂謬而法
度振道德仁義之澤洋溢乎四表不惟無過之可
補以求底於無思無爲而後已顧不偉歟拳拳愚
忠蓋有望焉是爲記

巴縣儒學貢舉題名記

編修 孫 貞 豐城

聖朝奄有天下卽興學校教育英才繼定四書五
經義論策詔誥表判開科取士迄今七十餘年矣
巴爲重慶巨邑士子多質美務學中選者累科不
乏南安蔣侯誠來令是邑見科貢題名碑無有遽

然嘆曰茲非缺典歟遂命學官詢採明備將刻諸石囑余記之余謂事所當爲爲之則有關於勸懲有裨於治道自洪武至今凡十有九科邑有其人恐久則泯而無聞也爰分科刻石以表彰之俾士子來觀莫不感發興起篤志勵學當大比之秋皆期於中以續其後焉又必議論其中有任風憲而激濁揚清者任守令能以德化民者任職能循循善誘成就後學者是皆有光於學校非徒爲利祿計而國家得實才之用關勸懲而裨治道職是故歟然今之守令多盡心於獄訟簿書學校之政每視爲不急矧石刻又學政之所不及與缺也而侯能用心焉其他可知矣余是以善侯之此舉而多侯之才且賢也因并書之以告來者

溫泉寺碑記

傳讀江朝宗東之學士

渝郡西去城百里許有山曰寶峯山之下有峽曰大蟒泉曰溫泉世傳在昔有蟒爲妖擾害民物時大茆真人經其地以術驅之人獲安堵害旣平立寺於山之麓因地有溫泉遂以名宋元豐閒高僧

誌公愛其靜挂錫於此歲久傾圮寺幾廢國朝宣
德壬子有僧真金重建其宇塑如來羅漢諸像金
飾輝煌照人目睨真金圓寂後得郡之縉雲山勅
賜崇教寺僧承剛徒祥海者超悟禪宗有一島白
雲千江明月之概爲近寺居民所敬信延之以願
真金之緒師徒亦欣然至止協心共濟復建天主
殿說法香積二堂前後塔墀東西兩廊以及山門
橋道凡所闕略悉皆增置備極完美弘治戊申承
剛亦西歸祥海服其宿訓行彼清規雖帛者爲之

觀感憶創造之由徒聞諸故老常恐祀遠而湮沒
無徵也因有刊石之舉而問記於予予惟天下山
川固多名勝然山不能自名恒因人而顯如誌公
之於潛山慧遠之於廬山祭師之於皖山概可見
矣故不以其人則以其地不以其地則以其事
泉梵刹之建其殆以事歟在初建之意謂以麟
建寺鎮攝保患不知自古妖氣之作皆由人事
不和所召我國家列聖相承率皆以一身之和
天下之不和而和氣感召位天地育萬物彼西

巴縣志 卷十二
佛子曾能致秋毫之力哉因請記併誌此以解羣
惑且以警吾人修人事之和也

重慶府重修廟學碑記

戶科給
事中

曹

汴
自山
邑人

今學士談海內廟學往往侈稱重慶蓋重慶當山
水之會而廟學復當其勝其地既爽塏秀豁其宮
牆堂閣以及亭舍則又宏麗而邃而士游其中者
亦斌斌茂異馳英聲焉是故遊談以爲譽也蓋自
始建後規恢於弘治壬子嘉靖丙午益修而備而
士舉其時亦視他時特異豈其盛咸必有待而興

而理固相爲感歎嗣是歲潮遠風雨之所浸剝蟻
蠹之所洊蝕至乙卯戊午之閒大壞矣瓦毀棟撓
柱腐就欹垣壁四頽黜聖漫滅所在而是而亭及
講堂號舍當學最後最稱壞極當是時士舉者亦
視他時獨落豈亦衰之適值有固然耶乃己未冬
閩晉江南塘薛公天華奉簡命來守晉江自虛齋
先生暢朱學士以比楚安而公自擢第庚戌爲郎
南署時已稱其大儒至是士聞公來無不動色相
賀以爲得師也及公始謁廟卽慨然有興學之恩

焉乃頃之政通卽試士士於坐瞻依其凝度已翕然心融及其示所崇獎無不翻然變其陳言之習也旣又呂其暇月數視學聽士質問所疑義具爲析之其說要所自得士又無不冷然寤其前聞之謬也自是江涪忠合之間士無不經其品校爭自濯磨矣又頃之歲告登教授禹君謨等乃條上廟學壞狀公卽以白臺司請修旣報可遂以辛酉春二二月經始費取諸帑有弗給公節它浮費益之力藉諸民人纔月三數日工給已餼廩役召諸肆瓦易諸陶木石金碧之屬市諸賈程工之官簡諸幕纔一人籍材召役責諸史胥纔二人蓋庭未常有拾金之罰而田野閭巷之間亦不知郡之有興作而工已集矣由是毀者完撓者隆欹及頽者起漫滅者飾宜麗而陋者華越八月秋杪乃訖工禹君等乃過而問記汴獲從諸君觀焉乃觀於敬一之亭則螭碑屹如飾以金碧表以朱檻炳炳煌煌煥於前矣嘆曰公其昭臣共也哉大王言矣乃觀於廟則奕奕新宮五色之繪有燦其楹煥於前矣嘆

曰吾乃今獲見宗廟之美也蓋華而弗靡頽觀於閣於明倫之堂嘆曰是之謂攸除攸去攸芋攸躋可以尊經嚴師矣乃觀於講堂於號舍嘆曰苞如茂如士有不樂育於斯也哉乃觀於祠於庫於齋於坊及門嘆曰秩秩乎美矣備矣乃遂趨而觀諸櫺星之外則數仞之牆絢若被文繡也蟠柱之虬爛若乘卿雲也煥於前矣且其前則池渠溢焉其後則塢桂芬焉嘆曰士將弗恍然登瀛矣乎吾見其盛之度越他時也乃復於諸君曰是可記已雖然汴聞之古之記事者匪徒彰前美盛之爲務將目眎後重述也何也始學之旣恢而備也誠繼之以屢省焉則壞安有其漸漸壞而繼之以亟飭壞安從極也然則繼自今以守者尙省厥成乎必若其室之旣勤垣墉惟其塗墍茨焉則今日之望也不然將所謂閣館之墟母亦後之責歟記之庶有考焉永曰奐茲新宮也夫學之壞年所幾矣乃始賴公以成成若此其難也然則繼自今以教者尙念厥難乎必若古之居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

始至焉則今日之望也不然將所謂薪木之毀毋亦寓人之過歟記之庶有考焉永以翼新宮也夫國之建斯學與恢備其規而新之也匪以侈觀也將俾士思敬宗廟之間而俱化芝蘭之室誠以譽髦之也然則繼自今以游者尙思厥髦茲乎必若三千七十之依歸或曰德舉或以政著或曰文學名焉則今日之望也不然將所謂奚爲於邱之門毋亦士之恥歟記之庶有考焉永以光茲新宮也猶未也昔史漢傳循吏雖廣漢翁歸之神明弗載載者雖龔遂朱邑之愛民弗獲稱首乃首列則蜀守文翁焉及考文翁之爲惟修起學宮成都市中及超選其子弟與俱其明經飭行者而止從是觀之興學之重於史尙已然則繼自今有傳蜀循吏者公非今文翁歟記之庶有采焉永以播茲新宮比美漢之成都也顧汴質而俚其何能爲役乃禹君等三至責焉汴於是乃質諸里之父老采其語記之記成公及寅若屬八人咸至自簾以外而郡之士十有六人則歌鹿鳴而來蓋取魁者四人而

茲學得三人焉於是乃告捷於泮時無不以爲新
 宮之榮又無不嘆盛之果有待而益誦公之譽髦
 也是役也二守余公應桂別駕趙公偉何公賢裔
 公璜推官康公學詩則協恭日贊巴令李君轍則
 率民子來禹君及訓導俞君榮劉君如淮馮君時
 則倡士思樂而檢校關中劉君一源公所簡程工
 者也則在公矢勤咸得附著於篇

重建塗山禹廟碑

曹 汴

今川東兵憲田公之駐節我郡也開忠益之賓亭
 廣咨諏之使務於是於郡東塗山之麓得禹廟舊
 址與元臣劉志道所題廟碑焉顧碑漫缺不可讀
 又乃於郡志得元臣賈易巖所撰碑引東漢郡志
 及華陽國志諸古籍辯禹之娶於塗山實茲山也
 其會諸侯乃在會稽塗山而世遂以爲娶於彼非
 也其考既明備而核足破近世膚聞之誤而文復
 爾雅可傳於是公讀之嘆曰昔人睹河洛而思禹
 功矧梁岷之高山迅川其利鑿疏導之難殆又倍
 於河洛而今之享既藝之利而被安流之澤者顧

漫不思禹功也縱令禹非蜀人其娶非塗山猶當
郡爲之祠廟以報厥萬世永賴之功而舊籍之可
考班班若是其舊址遺碑今猶儼然焉而顧坐視
其鞠爲瓦礫草莽之墟此豈非觀風守土者之責
哉遂毅然亟爲重建之舉乃首以語我郡守朱君
君遂率郡二倅與邑令尹躬視其址以復於公公
乃隨以督建之役委之衛使陳嘉勳且復親爲之
指授曰是舉也基視舊址宜拓三之二庶廟貌宏
邃足壯觀瞻棟宇宜掄榑楠之材庶無速朽足垂
久述禹位宜遵洪武七年帝王廟例塑袞冕坐像
庶謁者如見廟益藉以尊嚴然茲山以塗后而傳
禮宜合祀顧像則弗典仍宜前設木主二一稱夏
大禹王神主一稱夏后塗山氏神主庶禹不獨血
食而山靈亦與榮矣第其役計費吾帑贖之餘若
干而足以此構材以此募役可無更役夫里一人
也授既定乃遂移上撫臺鍾祥確菴曾公按臺微
州環一郭公旣後先報可而時爲分守少叅汪公
駐涪陵公復以其事告之亦欣然贊焉於是嘉勳

日在工督建唯亟而城野之人顧晏然若不知其有興作也蓋拓基於萬曆甲戌之冬十有二月至乙亥之春三月廟乃訖工廟基凡爲臺三臺皆甃石爲之前爲門凡四楹躡級而上爲亭亦四楹亭後左右各爲房亦各四楹又躡級而上始爲廟四楹而廟地勝棟隆後依朝曦之輝而挹郡基金碧之秀龍門抱其下塗洞峙其左遮灘陣其右殆儼然古塗山國之故宮而禹之像則考宋人所刻聖賢遺像爲之復藹然錫圭告成之度如生也公於是諏日辦香爰率郡邑長貳恭謁於廟而告成事退乃顧汴城墟命載筆焉旣而朱君復以公意申命之而汴遂無容辭也汴惟賈碑塗山辯甚詳顯未暇及塗山氏之賢之有功於禹也按漢劉向列女傳稱禹之治水而南也塗山氏蓋賦倚南之歌其後周之二南實取風焉及生啟禹弗子塗山氏獨能教訓而使之化至立庶子之官以翼之故禹不惟獲告成功而卒至啟能象賢繼世以有天下善乎遷固之敘三代后妃之助曰夏之興也以塗

山然則今日之配享茲廟也固以其生茲山之故
然實祀德祀功之典所弗可遺也汴故繼敘之用
補前碑之缺庶昭公之舉也殆不獨使巴夔之開
睹廟貌而思禹抑將使聞塗山氏之風者化不在
周召之南而在川以東矣其有裨風教豈小哉於
是碑方擬登刻而學憲沔陽陳公適校士至渝郭
公按部偕汪公至聞廟成咸後先登謁於是一時
塗林之旌無不躍然快觀也然公之意以山在江
之東岸猶石紐在蜀之西陬皆冠蓋之所弗經故

其傳不甚著也又欲倣之神禹鄉邦樹石南紀之
衢題以塗山舊國以告觀風者而公去郡矣至是
柱史任公來代公出巡於是朱公具以事白焉任
公乃遂諏日登謁且面授嘉勳亟成公之所未及
備也而朱君亦以是月上丁四日登修嘗祀以肇
歲典噫山何幸於數千載之下有茲曠遇哉汪公
名仲川系黃岡田公名子堅系永寧任公名惟一
系盤屋朱公名孟震系新塗其郡貳趙侯方立倅
盧侯晉梁侯棟朱侯崑推王侯邦俊暨邑令鄭侯

宗學或與經其始或樂觀厥成而嘉勳則重慶衛
指揮僉事蓋終役獨効勞也法故當備著於篇

重慶府題名記

郡守

張希召

鳳樓
高

渝州於古為名郡實五溪四蜀一都會也在禹貢
殷周為梁州之域天文井鬼之星秦漢唐宋為南
平州郡考之傳志守倅以循良稱者亦不多蓋以
職在近民得人與否利害輒應而天下之治忽肯
於此乎繫焉厥任可謂重矣我聖朝誕一寰宇建
官分治尤慎斯選自洪武初以迄於今閱歲滋久

其閒名宦繼美踵趾爭烈而題名未有為之者隆
慶庚午春余以地卿郎官出守茲郡時貴陽戴子
冕泰和王子懷梅先後為少府蒲圻熊子兆祥淳
化李子承薰為通判河西馬子應乾永昌鐵子篆
相繼為推府諸君子皆慈和宣懿閔亮通敏所謂
循良之士也迄萬曆癸酉夏余與二三僚友小宴
於金碧山堂乘政暇稽往牒詢遺跡凡得守倅若
千人惕然作曰此而弗識何以示後廼命巴縣儒
學教諭趙文明彙次其名址及履歷之概謀刻諸

石以傳永久竊按郡職志而品題之曰先哲世遠
無考已由甲子而前其政簡其民淳由乙丑而後
其政細其民偷何也僉曰願有聞也鳳樓子曰巴
蔓黔廛萬戶輿圖千里上世以來頗同渾朴邇年
蠱賊潛起兵燹燭殃舟馬漸衝迎送始博賦役浸
見煩劇州縣愈多事而瘡痍日憊憊也加之以郡
守弗克師帥者或汙或僻或闇或隨任意競練不
恤其下欲民之不偷得乎此無他也在民淳事簡
之秋雖王成之偽猶足以爲今天下閭閻凋瘵風
俗澆漓匪昔者比卽以龔黃召杜治之猶不易矧
濟以中常之材徒規規苟且目前以需速化而於
民生休戚國家利病恬莫之顧雖欲求理不幾於
辭瘳而忌醫哉此余之所以觸目激中而亟爲撫
摩緩養之計朝夕皇皇三年於茲矣雖未必能政
通人和而安良憐宥吏畏民懷檢點行囊琴鶴自
娛所可自誓者秉公勅度俾無負先大父清白之
訓耳是舉也思以企前修而垂後鑒誠非細故嗣
是蒞茲土者相觀而警循名責實凜然知所趨向

以先代諸賢自期待由是而上追虞周之盛使他日修明史傳循良者有採焉則於朝廷建官分治之初意不因少慰其萬分之一耶不然吾恐後之人必有指其名而議之者傳曰竭澤而漁明年無魚吾儕可不懼哉既立石悉勒今昔同寅名氏鷓鷯行列仍空其餘以俟後之君子

重修重慶府鼓樓漏壺記

重慶通判張啟明武昌人

予自童習訓解讀魯論書至孔子答顏淵爲邦之問以行夏時爲先未嘗不喟然興感謂聖人識爲

政之首務如此哉蓋授時勤政正所以敦重民事殊非眇務此義和嚴於堯典馮相謹之周官自古有由然者我太祖混一寰宇酌古定制頒漏壺式於天下所以立萬古之規模聳萬民之視聽時正令善莫大於此蓋自洪武十四年渝郡奉而創之鼓樓設爲四臺上爲日天池次爲夜天池又次爲平水壺其下爲萬分壺池壺水各下漏以管相通出入萬分壺上製木人像手執時晷尺尺上定十二時共分爲百刻尺下爲泡筒尺入壺中隨水上

升以水之入壺有高低而尺之出壺時刻因有次第其法蓋衍於渾天儀製誠善矣但歲久寢廢其晝晷聽堪輿家所報其夜籌憑雞人所傳初正莫分晨昏多爽沿襲而不知講者非朝夕故矣予與介石重庵二公來襄渝治侍忠所傳公堂側朝夕論政或早肅朝儀或宵趨迎送而漏聲曉箭傳報舛錯深切慨惜一日傳公攜予輩登樓往觀之有毅然重修之議無何以入覲期迫未暇釐正而介石公與篆之初首重茲舉命陰陽生龐文表董匠

修之其鈎引交錯關鎖互持蓄滴傳送上下應接舉如舊製殆不繁推步而晝夜之分時刻之數井井畫一是有以開不夜之天使人曉然趣時不怠而况又翕然修復古制者如此夫時正則政自舉政理則民自安而江州之治平可類推矣且公貳知渝事迫今凡八年美政未易更僕數而一念重時勤政之心今始成之蓋守協恭之義而不經專成又如此不謂得聖人爲政之首務不可也工成重庵公命予紀之以識歲月予不敏而敬述其始

末如左傳公名良諫臨川人介石趙公諱方立塾
厓人重庵趙公名完珍師宗人一時寅好更膾炙
人口云時萬曆癸未春王正月上元之吉

兵巡道題名記

川東王乾章
道

川東有按察分司司巡察重夔舊矣未有兼兵備
者兼之自乾章奉璽書從事始且重夔分上下川
東上川東所轄一府三州十七縣一衛二所彞司
之大者宣慰曰播州宣撫曰西陽次則黃坪草塘
二安撫司又自平茶邑梅而下九長官司咸隸焉

若曰有理焚直枉者惟分司是赴無論彝漢有草
竊潢池者或勦或撫惟兵備者相機宜而順行之
所以專責成示不得他諉也夫分臬川東建牙渝
郡自祖宗以來羣公可指數也至不肖無如乾而
且巡且兵兼而理之者獨始自乾蟲疑蚤負覆餗
之懼蓋靡朝夕寧已泊視事之初案牘絕乎塵封
閭閻寂乎鳴吠辰而出盡已而退申而出盡酉而
退無畱時無廢事豈乾也力足任此哉脫使於時
有廖鵠曹甫之警有轉戰調發之艱卽欲優游曠

逸將能之乎夫經營堂構備而後居室者可安也
帆檣舵槳備而後操舟者可濟也以今日坐理之
逸豫追惟往者有事之憂虞皆羣公所貽多福焉
遠者勿論矣卽如乾未承乏之先良齋喬公當事
時有黃中者負固支羅肆行抄掠喬已督餉隨征
矣旣而妖賊田統等蠡起蔓延旁邑破城縛長吏
劫庫金川東響震危切累卵顧此則失彼援內則
縱外喬竟以失事抵罰嗚呼厥惟艱哉舊分司未
有題名乾懼羣公久益就湮沒也乃搜輯舊志目

談公泰而下得四十九人題名而樹之堂側監往
跡而起懼覩前哲而思齊閒有攸行未敷輿論者
亦因以省惕焉所以備古鑑立政模也夫自今而
觀羣公則羣公往矣由未來者而觀今今獨非往
乎羣公經略之績或至今而一旦墮落後來繼今
者將謂我何故堞雉必飭謹覆隍也門樓必葺豫
桑土也簡閱必時憂日中也器械必備慮徒搏也
宄竊必懲防燎原也視予量之所及者孜孜焉不
遺餘力恐負伐檀之刺以贖前烈以貽後羞覆餗

庶可免矣爰令巴縣鑿碑而自為記記成以請大
 叅自山曹公公曰歸美前達遜也不嫌敘已事直
 也惟仆焉虞慎也區區補塞欲以貽之來者公也
 公以存之慎以處之直而且遜可臬可兵矣鐫之
 珉石用垂永觀予實滋愧焉

西南平播碑

太子左保
兵部尚書

蹇

達

理菴
邑人

皇帝聖神文武輯寧宇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獨
 蜀徼播賊楊應龍憑險負固輒縱部落屠劫我邊
 勳直指注公趙公先後以疏聞上一再聽督撫諸

臣相機撫處舞于敷德不欲遽勤兵也賊逾恣跋
 逆飛練之役敢格殺我戰士且及材官矣諫議張
 公以疏請上西顧宵衣謂今御史大夫兼右司馬
 長坦李公故以中丞撫邊屢奏膚功特允廷推起
 於家以少司馬兼大中丞總督四川湖廣貴州軍
 務公以已亥年六月初十日兼程臨成都賊再屠
 綦江城叅將房嘉寵故遊擊張良賢死之公督藩
 臬諸大夫亟議所以足兵足餉之策疏請速剿尋
 直指崔公按蜀疏奏一如公議上悉嘉納聽公便

宜行事大學士趙公沈公協襄宸斷大司馬田公
蚤決訐謨大司農陳公預發兵餉太宰李公御史
大夫溫公掄材紆畫蓋自九列而下無不念明主
宵旰冀西土廓清者公乃以計緩賊迄所徵漢土
兵雲集公分蜀黔楚進兵爲八路四川以綦江路
屬總兵官劉縱合江路屬總兵官吳廣永寧路屬
原任副總兵官曹希彬南川路屬聽用總兵官馬
孔英以叅政張君棟護綦南謝君詔護永合軍事
叅政張君文耀叅議劉君一相副使史君旌賢僉

事徐君仲佳督餉兼紀功總餉兵於成都則左布
政使前程君正誼今盛君世承按察使沈君季文
紀功於渝則叅政王君嘉謨副使傅君良諫督餉
永合則叅議熊君寧奇若渝守傅君光宅分理四
路餉兵推官高折枝竝贊理南川路監紀之事其
黔楚二鎮則貴州烏江沙溪平越爲三路屬總兵
官李應祥以按察使楊君寅秋叅議張君存意護
軍事督餉兼紀功則以叅政郭君廷良副使洪君
澄源尤君錫類叅議梅君國樓湖廣偏橋爲一路

屬總兵官陳璘以按察使胡君桂芳叅議魏君養蒙護軍事督餉兼紀功則以叅政張君啟東副使王君應麟路君雲龍陳君與相蓋中丞郭公支公竝以咨會受公成焉公以十二月二十三日移鎮重慶庚子正月十五日奉賜劍登壇而盟曰皇帝閔西南赤子爲播賊所荼毒無寧歲所委任責成者甚重若等勛哉其一乃心力以相予恭行天罰否則三尺具在不敢私至以主辱臣死自盟諸將士聞之無不感動愿爲公盡力者公又熟計征播

逆賊渠魁而海龍囤夙稱天險逆賊謂此囤不可升必據囤以緩須臾之死必諸將集囤下乃可協擒而楠木山羊簡臺等洞爲逋逃淵藪婁山崖門桑木等關爲逆賊門戶方擁悍苗以死守非有先入關者何以鼓衆志而速成功此其責在蜀將湖廣偏橋內外俱九股苗遺種賊恃爲外援內則不掃卽三渡未易窺無由抵海龍囤貴州夷狡而兵寡兼苦軍興又水西與逆賊世依唇齒必操縱在我始足以折安酋而奪逆賊之氣是又楚黔諸

將之責因進縱及廣等檄璘及應祥等授以碩畫
郭公支公竝以機宜示黔楚諸將奉約惟謹以二
月十二日遵令進兵總計八路漢土及燕趙越粵
秦汴滇南馬步卒二十餘萬督餉張君等焦思蒿
目曾不後時師行糧從戰士踴躍故鷹揚虎賁朱
戈漆甲竝盪摩朗耀於巴渝黔楚閒焉一切零賊
諸路日多斬獲其自縛請降者悉受而生全之二
月十四日縱督兵攻楠木山羊簡臺等洞破之迨
朝棟率諸苗衝營縱復督勁兵大破之而桑木關
山險箐深仰攻爲難折枝祇奉公檄身先叅將周
國柱等前已大敗賊於官垠營望草垠遂乘勝衝
關之左右兼擣其中以三月初八日破桑木關迨
孔英至自關中又敗賊於金子垠蓋南川路視諸
將先登入關二十九日縱亦破婁山關矣四月初
一日廣兵薄崖門郭通緒者敢戰當關廣伏兵攢
槊刺之以初四日破崖門關再力戰於水牛塘因
據主圓山山倚海龍圍高圍數十仞賊所恃爲左
右望者部苗萬餘列柵堅守廣督希彬等奪以勁

兵而綦南二路仍各發兵三千助之遂據此山之
上俯視國中樵汲從此斷絕而南川路衝其前鋒
綦江路爲左右翼擊賊永合二路併攻復連破養
馬養雞等城海門龍鳳等關賊不復敢格鬪灑淚
率妻子夜退棲固上以鐵鑄關爲守固倚諸崇山
又鬼方多淫雨白日晦冥兵將集固外未敢先發
先是崔公甫臨成都卽移檄諸將不許干後時之
誅公慮蜀四路各自爲心檄按察張君悌糾合諸
將縱及廣等督兵夾攻鐵鑄關破之雖賊黨已奔
潰而固前重岡複嶺較固後尤甚賊日夜守以梟
鷲藏礮伏弩俯瞰我兵紛擊之如雨以是將兵盡
銳仰攻尙未遽克適公聞先大夫艱又慮諸將解
體收淚草檄刻期破固且懸重賞激先登者竝檄
責廣充爲事官以懲其報酋死之誤崔公更嚴檄
諸將急攻毋爲賊誘諸將愈人人畏罪會璘前受
計於公支公及直指王公檄責竟以一旅之師掃
九股苗開路進兵而中丞江公以撫偏沅臨鎮復
與公及支公計合遂連破長坎馬瑙青龍三固所

向無前公與郭公操縱水西直指宋公竝嚴檄諸將吏使水西大敗賊於母氏圍殲虎翼以寒賊膽而應祥又以招撫爲進攻連破諸圍入三渡關抵白田坝與璘俱集圍下護軍張君等遵公指授會五總兵督各路副叅遊守暨宣慰等輪日協攻先之以縋及應祥繼之以璘及廣所將兵攻其後折枝孔英督各漢土兵攻其前以六月初五日縋等前後夾攻破其二城初六日廣及璘協攻而六路兵亦爭先以雲梯攀援而上逆賊橫槩四顧無一死黨計無復之始雉經而死廣兵及各路兵於烈焰中取酋屍一軀兼縛田氏朝棟兆龍等而巨黨何漢良田一鵬孫時太馬千駟等一一面縛賊遂無噍類矣是役也獲大賊首一生擒賊首一千二百餘名斬級二萬二千六百計俘獲賊屬五千五百計招降男婦十二萬六千計全獲被擄男婦一千計拓地千餘里公露布以聞獻俘京師上大說以平播功告廟百官畢賀斬朝棟等於市已頒詔海內及巡按御史公勘報績制府中丞列鎮監司

而下論功爵賞有差初播州故爲漢唐郡縣自乾符開陷於南詔楊端取而據之遂爲獷穴公議改土設流爲府二州一縣八衛一特請於上易府名遵義平越列雉爲城設總兵憲使坐鎮之仍設學置博士弟子員於是修文偃武綏輯遐趾仁懷眞州之閒稱一都會焉夫西南諸彝盤據於萬峯疊嶺口綏之則怒臂吠聲毒我邊疆討之則據險憑寨踉蹌而鬪敗則豕奔鼠竄窮蒐曠日故自古用兵未有甚得志者無論麓川之役罪人竟漏天卽正統閒蜀都蠻爲梗大司馬提虎旅十八萬討之久而始克然根株未搦俄復嘯聚夷患所由來矣方逆酋之扞文罔也一再撫之不效自宜改絃乃當事者顧忌遷徐迄酋盈惡逆呈又倉皇加兵漸損威重公初臨錦官料賊情如觀火操成算若析薪賊已在公掌握中矣第蜀往歲平蠻多藉兵於土司是無他兵可恃所調土兵含悲狐兔且視以爲奇貨陽攻而陰利之甚至藉口乏餉濡滯遷延卽幸而成功又皆謂吾土兵之力寧復知縣官

哉公是以請調客兵雖數止二萬而先聲叵測蜀漢兵謂四方兵且至其氣愈壯重以餽餉惟時土兵亦無敢桀驁卒相濟以成功而默消諸酋長跋扈飛揚之心所爲國家慮爲西南慮者何其忠懇也計兵二十餘萬日費二千金稍淹歲時遽滋勞費公苦心殫力所以激將士之用命折債帥之邪謀散羽翼之羣克寢隣會之陰庇者率炳幾先而冥中其會故師期僅及三月費僅踰一百萬而殲八百年大憝若摧枯拉朽且拓地設官一以中國之治治之瘴雨蠻煙之鄉永爲樂土公之功不弘且遠哉而公不自功也蓋昔召公受命平淮夷故其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而凡此蔡功韓愈獨以不赦不疑歸美於憲宗之斷豈不以武功告成固召公裴公之勞然非周宣唐憲知人善任亦曷以臻茲哉上御寓中興媲美周宣非憲宗所敢望而平播之伐知人善任則與召裴之平淮蔡異代同符公曰非臣與將士之功而皇上之功有味哉公之疏也大臣不當如是耶播故在淪境淪人尤

觀播功而感公賜沅隣張君舊以巴令垂聲茲則
以播之役自粵西移渝而佐公運籌轉餉奏功者
謂令守知巴縣事葉聯芳宜伐塗山之石紀功勒
銘以永渝人之思而謂不佞達宜有言遂悉其顛
末而銘之其辭曰惟皇憲天秋殺春生九夏八埏
快覩昇平么魔小醜蕞爾夜郎狼毒我毗獠闖我
疆帝謂蠢蠻且無窮武其命諸臣相機撫處舞干
解網仁自舜湯彼昏無忌敢逆顏行臺省疊聞皇
赫斯怒心膂股肱訐謨以助乃命司馬汝往專征
國之大事尙方寶劍特茲以賜公拜稽首夙駕渝
州闡外集思帷中運籌插羽徵兵飛檄督餉矢天
誓師開誠命將桓桓二元戎泚泚武夫如熊如羆臨
坤之隅組練生光馬騰士飽鼓行無前魂銷羣獠
奪斬層關遂拔列城風鶴咸順草木皆兵魑魅嶷
縻寨柵披裂取彼凶殘銚膏刃血累卵一髮賊勢
瀕危尙倚兔窟螳臂以支我武載揚霆擊雷磕會
以六師圍之三匝黨惡千羣駢首伏鈇疾若呼風
易若摧枯黔旅重來楚歌四起盡赭其山兼赤其

水殲厥渠魁縛彼羣克脅從罔治巢穴都空於疆
 於理乃文乃武漢官重列威儀再覩柔柔沃壤而
 織而耕歸馬放牛絃管春城昔也播地猿啼虎視
 今也市塵龍編鱗次昔也播人畏首懷疑今也食
 飯鼓腹含嬉昔也播俗馱舌馬革今也文物詩書
 縫掖播人自謂西南諸夷陽收羽翼陰實傾離彼
 昏鞠頽天奪之魄竟墮術中遂取族赤威靈濯濯
 王道平平逆則誅鋤順則生全轉相告語強衆弱
 寡強且不支弱何爲者自時厥後誰敢不共覆車
 不遠鑒此應龍露布星馳夜同清晝共識天顏喜
 茲凱奏公躬踴躍匪臣之力獨蒙聖斷乃得稱塞
 帝謂司馬惟汝元忠克茲壯猷奏是膚功甫出東
 山遽安西土召虎晉公異代爲伍赫赫奕奕公功
 之垂繼繼承承蜀人之思采之輿論銘之野史億
 千萬年塗山巴水

奢寅叛重慶紀略

天啟元年

川督

朱燮元

恒嶽山陰

奢係猓種其來久遠洪武間阿奇率衆歸附遂
 命爲宣撫司世守其土自其子祿肇累傳至萬曆

巴縣志 卷十一
初年蜀方征都苗宣撫奢效忠有戰功禮遇優厚
遂雄長於諸司效忠死子奢從周襲無嗣效忠妾
奢世續代理世續固水西安氏欲傳印於安前督
撫聚垣喬八公聲大義而疏聞令川貴叅將周敦吉
舉出崇明以傍枝承襲其宣撫司印匿入鎮雄用
兵連年始追獲崇明自以微賤突起謬爲恭敬人
皆狎之凡有徵調惟所驅使舊例土司不入會城
獨崇明召之入一見藩府雄麗密遣工圖繪周敦
吉叱之曰汝大羊便敢乃爾恐不禁我老虎嚼也

崇明遜謝然其逆性實天成子寅更兇獍勇力絕
人凡遇五方不逞之徒孜孜延納解衣推食絕不
少吝遂爲遠逃藪窟淫屠殺不可枚舉事發皆藉
主交代爲飾辯得以不究以爲人莫我何一聞警
警卽遣章守謂上疏願提兵三萬赴援其心曲已
具告矣永寧衛舉人胡縵揭其將反蜀人反以爲
狂及天啟辛酉檄調適中其謀日夜借此製造軍
器而行則獨後愈催愈緩待各路援兵發盡然後
使心腹樊龍輩領兵而出部差何若海蔡金貴廖

鎮權劉訓皆草澤中大猾之魁若海饒機智貴權善戰訓多詐四人在路盟定令訓入省募兵內應而若海等三人徑入永寧密贊逆計據其初意向不止於圖蜀者又妖教首劉明選改名李天樞獻龍華國寶印一顆中秋夜會飲天樞用幻法取水盆照面獨逆寅冠上生兩翅牙幢環列甚盛亡賴若周鼎輩鬱鬱不得志多方激之惟崇明妻安氏苦勸不從九月初六日祭旗十一日封刀一口差心腹何天錫赴渝密囑十三日父子斬布客三人

開刀永寧人有知識者紛紛逃出十七日撫院徐可求下教場點奢氏兵樊龍上臺送册倍於調額撫院曰我只調七千糧額有定將奈何今既召集姑每人先給數金帑金已在彝陵前途又散龍厲聲必欲如部劄一兵十七兩撫院又慰之曰且點過又議處遂按簿呼名爲首一人應點不知何處掠來一小子也撫院訝之龍曰嫌小平卽揮刀殺之撫院怒曰我待汝不薄何得無禮若此朝廷處汝如腐鼠耳汝得無欲反乎龍應聲曰不反何待

吾來殺汝豈來赴援遂用手一揮張彤等萬衆齊
集旗鼓官王登爵挺身鬪之立被斫碎自徐撫院
并分守川東道按察司兼叅政孫好古巡下東道
李繼周蔚邲駱日昇重慶知府章文炳順慶同知
洪應科敘州同知熊嗣先重慶推官王三宅巴縣
知縣段高選遵義叅將萬全寧川衛旗鼓指揮王
登爵重慶衛指揮潘亂淮重慶衛知事王正經巴
縣典史吳應元土沱驛驛丞蕭美成都中衛百戶
范之偉同時遇難總兵黃守魁船泊河下亦被縛
次日自縊而死其餘殺戮不可勝記渝城遂陷

恢復重慶紀略

朱燮元

元年九月十七日樊賊既占渝城三日內士民逃
出多不禁至二十一日始戒嚴嗣後小民源源復
入若相安於無事者賊隨張逆寅偽詔建國大梁
改元瑞應因而收其器仗數十家爲一保窘困萬
狀一時文武同盡莫可主持獨忠州判官胡平表
縋城得脫徑走石柱以大義勸女將秦良玉併同
知陳思虞俱感動繕兵速發十月十七日戰於城

下斬張彤一弟賊方落膽次日忽放舟俱下彼此
互爭不已余檄女將軍赴援省城仍令思虞還援
渝女將軍果建大功悠悠之口不足據也指揮馮
世修被殺不死與史其昌王庭揚蔣繼祖等郡人
金富廉張頤南李尙清等各捐資起義鄉紳多垂
橐以助而余與薛直指所調邑梅平茶石耶酉陽
兵亦陸續俱集巡上東道徐臬副如珂自吳門來
赴任在途聞信星夜遄發直走墊江墊江令劉國
藩素得衆心與馮世修共招兵得三千人臬副督
之而進分布漢士兵各門拒敵粗有頭緒二年正
月初一日甫誓師合州鄉紳董盡倫督兵至佛圖
遇害人心憤激更益忿愾屢戰俱有斬獲賊沿江
有船數百艘往來搜刮出沒不常金富廉率死士
夜擊沉之二月二十八日官兵三戰三勝進扼佛
圖關已得險矣忽中賊閒三土司與遵義馬湖兵
互相殺一時潰退纍纍葬江魚之腹賴徐臬副調
之人心復定先是成都圍解余發秦良玉同弟秦
明屏二萬人由陸同知余新民督楊應評等一千

人由水竝下同知以遇賊屢戰不能遽前而良玉善病至二月下浣欲徑歸明屏力勸進兵余同知適至復促之乃長驅來鳳白市與賊張彤等大戰奪據二郎關聲勢頗壯賊退入佛圖堅守四月二十一日杜總兵文煥至自白崖次日同監軍邱臬副志充督西兵毛兵與賊連戰二日其氣甚銳然賊憑高又多設伏未見得利二十四日西兵毛兵奮勇當先秦兵繼之各官兵在左三土司兵在右賊大披靡追殺三千餘人兩崖俱滿徑取佛圖關直逼城下會有主和議者乃不果進五月初逆寅自領五萬渡瀘赴援先遣心腹周鼎由江津而進號稱二十萬劄於眞武山前是時楚中監軍盧大叅瑛田張臬副孝與薛總兵來胤俱攜重兵屯城下知州王新民領遵義兵扼住佛圖關戴僉事君恩所部萬縣兵欺敵遽進而却金富廉與平茶又却遂有建議欲盡渡河以避之者賴盧大叅徐邱兩臬副力主遂分兵六股迎戰毛兵西兵先得利各兵雲集四面追殺賊鮮有脫者周鼎逃至合江

爲該縣義兵所縛同知越其杰已奉制院檄發往
瀘納至是徐臬副留之與有戰功逆寅聞崇明在
來佛渡大敗且傳其已死而前騎至玉蟾不利遂
於十八日退回永寧樊賊方張榜懸示依然狂逞
至是鼎敗寅又不至乃始垂首喪氣我兵水陸戒
嚴賊接濟頓絕食糠飲水幾不能搯戈男婦縋城
而下者多不問西陽毋天亂同秦明屏遣數十人
夜登城燒其營屋數十間後無繼者乃退回金富
廉力勸進兵衆議未定守備孔大成與張彤相識

因令入城招誘二十七日張彤同石永高送子張
國用及僞知縣徐應舉出降各監軍縱之歸樊龍
父子遂衝圍走三土司爭而殺之各兵大闖登時
入城恣行燒殺部卒沈應龍在亂軍中認實張彤
斬其頭送富廉餘賊盡殲凡被占九閱月渝州各
屬獨江津綦江正當賊衝知縣周禮嘉鄒昌魯殺
戮頗多復被陷旋復合州守翁登彥會同鄉紳董
盡倫先殺賊所遣奸細蔡琛防守嚴密賊不敢入
銅梁知縣吳弘業率衆堅守賊攻之不能下大足

知縣高繼元督鄉勇數千列陣與戰賊率精銳百餘人揮槊而前遂不能禦典史宋應臯主簿張志譽俱陣亡繼元幾不免後仍督兵復縣并援渝城南川知縣韓應龍一面設防一面捕斬妖教皆與有勞焉

渝城功罪紀略

贈兵部尚書 劉時俊 勿所榮昌

蜀自楊酋平後武備久弛天啟元年九月樊龍張彤卒變隨據重慶全川震動忠州判官今陞推官胡平表義激石砭土司督其兵攻賊因奢寅反出

遂由北路趨揀成都隨有鄉黨蓋盡倫守備金富

廉糾合鄉兵各數千環江圍守重慶與二賊相持

徐守道聞變星馳旨險赴任比至重慶卽招募義

勇提調平茶邑梅石耶三長官司土兵竝督何舉

入牟舉人及李大儒 金刺龍張頤南 等之兵約共土漢兵

二萬夔州府同知越其杰以赴任至夷陵從鄉官

王非熊太史之議收合馬湖遵義接遼回川將遺

之兵竝招羅網垠兵約共一萬督赴重慶以上合

兵共數萬勢遂大振與賊大小血戰勝負相當蓋

鄉官陣亡賊將亦多授首官兵遇損卽增賊兵日
減一日賊遂櫻城自守不敢分兵東下以侵涪萬
據夔門竝不敢出郊遠掠故自賊變后以至次年
四月頒發帑金與總督調發之大兵俱未到而能
困賊蹙賊以成九仞之功者徐守道爲最越與胡
次之董鄉官死難固義烈無雙金富廉等之倡義
以共抗賊鋒亦俱表表宜竝錄也至四月初而戴
僉憲領兵三十至俊部下將官加銜守備李之信
等領兵一千亦至是時賊勢已蹙而重慶爲戴僉

憲舊治卽有素習其行徑爲賊居閒者僉憲遂遣
家人與賊交通議撤佛圖關兵讓開大路使二賊
擁其全部賊兵而去就裏情由播在萬口俊不敢
深言據僉憲刻有元愍就擒錄亦自謂於四月初
四二十七等日屢遣親信家丁戴昌祚戴鎔入城
矣是月中旬邱監軍領毛兵三千楊監軍領毛兵
一千杜總兵領家丁一千竝至胡州判復督石砬
司兵自成都回射洪王知縣督楊守備領遵義兵
三千皆至合兵連戰官兵小挫大勝賊勢愈蹙戴

監軍復申讓路縱賊之議與賊面會並許以交卸
印務護送歸巢城中士紳及父兄弟伴送事在
重慶士紳狀帖中僉憲刻錄亦云二十八日戴僉事
與二賊扁舟面會蓋定此約也越兩日戴復偕耶
楊二監軍會賊訂盟其刻錄可據是月杪盧張兩
監軍各領兵三千先後至五月初二日俊部下將
官加銜遊擊侯良柱等領兵四千至俊所招酉陽
貢生冉良翰監生冉良脩土舍應襲冉天爵之母
秦氏各兵共一千亦至先是俊於三月十三日自

萬縣由陸路會總督於保寧令良柱由水路趨重
慶一面合兵攻城一面相機諭降賊衆良柱至卽
於初三日傳俊之諭密招素所善原隸黃總兵部
下今脅從之黃光綜周君命周順等光綜等從之
遂於是夜獻城納我兵許爲內應戴僉憲因許賊
讓路堅守其約阻良柱等不許進兵自夜分開城
門至天明良柱等不得進而機洩黃光綜等十八
人遂奔投於良柱舟中樊張二賊遂磔周君命於
城下而奢甯遣兵二萬來援樊賊報將至矣俊自

保寧轉至合州發部下將官加銜守備孫逢聖等
領兵二千名前赴瀘州而自將督標兵千餘名直
趨重慶部下水兵將官加銜守備姜周覃邦葵等
領水兵三百八十名兵船一十八隻俱以初七日
抵城下西陽土司兵亦至初八日俊會各鎮道是
夜接塘報賊兵至白節驛離城八十里官兵二萬
皆却走初九日會議俊問發兵迎戰之詳因嘆曰
賊鋒甚銳宜發銳兵迎敵以挫其氣如某營某營
皆鄉兵未經大陣不宜遣某某土司雖有土兵之

名其實土兵以時久皆回借鄉兵充數冒餉亦不
宜遣侯良柱兵到又不一體給餉再三哀求止人
給米三升驅之迎賊遠信地嚴限令俾一夜走八
十里兵士忿怨良柱大哭而去如此發遣何以鼓
舞人心且各營既退走一軍不能獨存安得不敗
語未畢耶監軍怒甚俊曰全川安危在此一舉俊
宗親墳墓恐遂永訣乃不容俊一開口耶戴監軍
聞之亦怒是夜報官兵萬餘復却走先是越同知
督馬湖遵義等兵圍城數月屢戰有功戴與此奴

之譖於總督總督遂調其兵於瀘州且下檄曰
同知駐兵重慶有碍成功如不卽赴瀘州肘鎖拿
解越同知憤極欲自殺旣發兵行瀘州矣而賊之
援兵大至各監軍仍發令追回各兵怨望不肯返
俊遇於途次急召其將官張鍾秀唐天貴夏德勝
王懋官等嚴諭之各應諾蓋俊於四月內先行牌
勉諭各給獎勵銀十兩各將士感恩樂用故也至
是聽令速回監軍遂遣之迎敵比遇賊而鍾秀等
兵到未齊扎營未定故亦望風而走是時人心大

震鎮道倉惶初十日齊集水月庵會議俊
俊相讓久之俊謂事急矣何敢固讓遂秉筆書
與鎮道同心協議俊謂賊兵雖銳我之應着
乃在佛圖關俊請駐兵關上使城中賊不得衝突
而出以與援兵合其過江堵截之兵在精不在多
如某營某營之鄉兵止可據江對各城門而守以
壯聲勢鎮道以爲然會議某營於某處扎營某營
於某處把隘又恐內外賊奪船或駕筏渡江相合
議俊兼管兩江信地督部下水兵兼督各營哨船

巡守之部分既定俊遂責問連潰狀行軍法以肅
軍心是日各營齊發軍威大震鎮道會議之時言
及讓路放賊俊力爭之惟徐守道與俊議合語載
前一次辯疏中俊是日駐兵關上以防賊衝正以
破讓路之計也十一日二賊盡出城中兵迎戰於
兩路口欲盡力衝關以合外賊俊督兵三戰三敗
之賊退走閉城從此遂不敢再出而江南堵截之
兵連戰皆捷蓋盧監軍所統內有牟海龍一枝千
餘兵最稱勁銳令之衝鋒張監軍率所統辰州兵
及緇綱垣兵繼進故一勝火器盡歸於北兵使之
營於南城坪賊衝之多被傷故再勝俊於會議時
對耶監軍問徐守道曰越同知有碍成功之說信
然乎徐攢眉應曰那有這話耶無以答俊感嘆不
覺泣下越與將士聞之亦泣下思奮矣俊因遣將
官劉榮先毛明志執紅旗督戰遂爭先摧敵故又
再勝十二日某營兵少却賊遂分營於南紀門之
對岸離江里許使人登山頂與城之賊相呼應城
上人曰你們進來江外賊曰你們過江來而水兵

與關上兵防守甚固兩賊相望各不能奪船渡江以相合併十三日賊遂退漢土各營兵追及之遂大敗走墮崖溺水者無數其餘盡殲於各州縣之鄉兵無得脫者蓋自有會患以來僅此戰得意而樊張二賊始命遊釜底矣十五十七十八等日賊三投稟帖催戴僉憲讓路而俊不許賊使城中被陷士民兩投訴狀云戴祖爺已許讓路懇乞天臺開恩釋放而俊不許復使倪封官倪監生兩具訴狀一云前士民具訴蒙戴祖臺許賜讓路昨又具訴亦同前詞一又云前士民具訴蒙戴祖臺許交印護送城中縉紳及父兄子弟伴送至中途昨又具訴亦同前詞伏乞天臺開恩酌確解網封官復貽一書詞意與訴詞同而俊皆不許賊勢窘甚遂登城怒罵戴僉憲謂其屢次受了厚賄許了讓路如何不讓先是戴僉憲第二次扁舟會賊邛楊二監軍偕焉邛既附和讓路之說而楊欲急紓鄉邦之難對賊指天日誓子孫語尤諄切至是賊稟帖訴狀之催逼與城頭之叫罵專斥戴而不及楊邛

者爲戴有私約有別話而邛與楊無染也是時大足高知縣領兵千餘至俊旣掃斷異議一意攻城與楊監軍屢次臨城督攻又與楊監軍乘小艇週迴兩江細察城形某處可攀某門可襲於十九日部分本營兵及石砮遵義等兵乘夜黑急攻通遠門密發紅旗督酉陽土司精選衝鋒於臨江門之傍偷路登城先兩時傳各營準備候號火接應至四鼓時分酉陽兵登城殺守城賊百餘人燒敵樓五十餘間火光燭天喊聲震地惟盧監軍遣牟海

龍應之已奪開臨江門而戴僉憲阻各營兵不進賊復據門拒守功不就詳載前第一次疏中戴僉憲因堅守賊約不受脇從之降俊動色力爭豎招降旗給降者免死印票又嚴拿賣米賊前後梟斬共數十人城中斗米萬錢亦無賣者賊衆益降益散二賊之命在懸絲矣先是俊會總督於保寧知鎮道有放還二賊之說俊謂樊龍首惡必不可寬如張彤輩能斬之以出降卽當免死但不宜殺降失信阻水蘭部下諸人歸順之心如曩時播事食

言諸酋以為口實總督然之隨請印帖為照許張
 彤等縛獻樊龍免死後至重慶遣千總羅現入城
 說張彤戴愈憲如後之計先事洩機於樊龍現入
 城為樊龍所執喝殺之張彤力勸乃免遂禁穆
 中不肯放出至是賊勢甚窘叫罵戴愈憲益急
 遣將官侯良柱楊應岳都建極李之信等問二賊
 故不放羅現二賊扮作小兵上城答話有認識者
 者曰你即樊爺張爺也二賊曰然因問劉老爺何
 在將將指後泊舟處二賊下拜叩四首前此賊見

與與邱楊各監軍惟高舉手一拱至是拜叩將士
 異之二賊曰為我頂上劉老爺你說樊龍張彤在
 此叩頭前日人言說亂了我們商量未定不敢
 羅現出來回話今日隨劉老爺分附看叫想無
 不聽命等一場大功成除劉賊輩之手時戴愈憲
 所遣羅生員同在因曰戴道爺叫來傳話樊爺大
 怒曰再莫提起戴道爺來說一番話又要許多銀
 子我府庫有限都犒賞軍士去了少頃張彤因過
 樊龍謂諸將曰你替我稟上劉老爺我張彤豈是

不曉事的朝廷費了這許多兵馬錢糧難道恁的罷了要我張彤立功卻也不難專待劉老爺分付此蓋有意殺樊龍也語在第二辯疏中疏語略茲詳之羅生員戴之所遣見在重慶可問也諸將回報俊復使將官雷正乾周鎮傳諭石永高永高遣其親信土目樂富出降亦有意殺樊龍矣時爲五月二十三日也而薛總兵至其部下守備孔大成因與二賊有舊入城說降鎮道許二賊以交質送歸議賊以二子質於官官以二武弁質於賊與前

此稍異前議撤兵而今不撤兵前云戴僉憲護送二神伴送而今止伴送以爲質之二弁前議賊兵數千盡隨二賊以去而今止許二賊帶親兵數百其餘畱下收入各營然總之亦縱賊耳俊謂賊勢已潰旦夕成擒如何可縱之去卽誘降失信亦爲不可况真欲縱賊乎或曰已受總督秘意矣俊不敢強爭亦不敢赴水月庵會議俊聞徐守道言於公會曰今日之事當以劉勿所之言爲正受其降則可縱之去則不可也是日二弁入質賊二子出

質二十七日俊不欲與水月堂之事挽舟而上至於離城五里閒因聞徐守道之言遂放小艇而下與徐面會徐曰此議行各土司官必不肯俊曰然蓋知人心忿忿多不服也是日張彤石永高出與鎮道訂約張石入樊龍出戴楊兩監軍迎之於舟楊復遣其所親會陳二生再爲質以堅樊龍之信土司兵起會陳二生一打傷一殺傷幸得返走戴楊與樊龍甫相見樊龍急欲轉楊監軍攜其手拉以登舟土司哨船漸集樊賊不得脫遂挾之登北岸

其言其與以有私約故主於放歸楊監軍雖和放賊之議而原無私約止求集事故臨機轉念因變爲功遂不專主於放賊也是時各鎮道方着吉服端立於水月堂上受降土兵擁樊賊至甫跪地土官傍立一搖首土兵爭前縛樊龍衆手交加而樊龍肢體頭顱登時碎裂二總鎮與各監軍越牆奔散各不相顧土兵亂而官兵亦亂矣亂兵入城放火搶掠賊兵潰散張彤挾賊黨四十餘人奪路以逃蓋有受賄傳字號放張彤匿賊衆於營中者故

各兵入城所殺者多銜傍踈逸之居民擒斬土酋甚少而入城爲質之二弁不知下落蓋爲無名氏之鬼矣俊是時聞樊龍就縛乃放舟而下欲與鎮道計議約束各兵鎮道俱逸匿不知所在至次日會戴監軍與各道止聞張彤實逃竝不知樊龍生死狀也俊謂義憤發於土司方欲行牌諭獎竝使約束其所部而總督有怒俊之語傳到遂放舟徑下不敢具疏報捷亦不敢復問重慶城中事矣就裏詳悉總裁前疏漏中故論復城宜首敘從前困

圍之功蓋其心苦其功難而其時最久此徐守道與文武存歿諸官之勞績卓乎不可抑也後方概及於各鎮道竝各郡縣之在行閒者以及漢土諸官若俊何敢言功或庶幾免於罪咎耳而全川之事畢竟爲放賊一說所誤請略言之先是俊因有遼事物色將材至是招呼咸樂爲用而俊未至重慶時先發銀幣數百兩獎勵各土司竝各營將官特行苦詞勉諭一字一血將士感奮卽各土司亦委心効力故約束易行俊因前覷破人情有謝事

之意徐守道謂俊曰公如何可去公一去則土司兵難控馭矣至是賊困欲降城破在一二日內而俊爲戴僉憲所妒譖總督牌到欲俊之兵與各監軍之兵俱交與杜總鎮蓋惑志於戴不欲俊分復城之功也俊卽以廿五日交兵而各營兵將與總鎮南北異宜驟難聯貫各土司驕恣抗倨總鎮之號令不行猶幸賊命已盡不生他變而將士旣解體矣一聞交質放賊之說衆心不服土官憤而土兵遂亂官兵乘之亦亂亂兵入城有何紀律遂爾放火延燒滿城廬舍一夜盡成焦土逢人亂殺逢婦女卽擄又搜檢搶掠寸土皆翻庫藏之原藏與賊衆之劫掠其分貯於重慶城中者豈止數十萬至是累晝連夜皆入土漢各兵之手而總有所歸是非復重慶乃剿重慶也哀此渝城惡劫未盡彼中縉紳士庶痛入骨髓所不必言卽亂兵起時鎮道旣越牆遁去將臺之上不復睹漢官威儀是何景象成何國體遂使忠義灰心夷司鴛鴦殃民辱國是誰執其咎也且兵一亂而總鎮之軍令不行

軍令不行而土漢兵遂散歸者歸逃者逃有如杜
總鎮疏內所云者鎮道亦計窮莫可收拾告病者
告病討差者討差曾方虎負而梟張我乃歸牛而
放馬於是遣發無人師期遂失以至江門之役孤
軍獨進而楊總鎮郭推官大小將領及官兵二萬
血化陳陶之水於是賊兵乘勝轉攻建武良將龔
萬祿全軍俱歿南邊六縣重洗一空而敘南亦遂
大震於是遵義復破馮推官死焉叅將周之德竝
不言及下落川局難結咎又在於
俊第一次

辯疏內不通前徹後武吏文臣計醜心私疾功贖
貨失機債事以致養寇老師種種諸罪蓋既專有
所指惟時止聞總督傳語未知僉憲揭陷故稍存
雅道不直斥其姓名及見僉憲之揭再上辨疏始
婉露其受賄護賊之事僉憲見事情敗露心亂詞
窮乃於途次一揭入京一疏娓娓辨飾自相矛盾
欲諱撤兵讓路交印護送之說而有倪封官倪監
生兩訴狀一書啟俱在鐵案不可消磨疏揭中乃
徑不照管而托長安相知者爲之解嘲曰欲護送

者非我也楊華毓監軍也至於放賊之說辨揭內
則不肯招承謂俊憾之無以中之乃突而生出力
主放賊一段又突而生出向賊索金一段無中生
有虛中翻弄云云復捏爲應對諸公之語而終之
曰職力主放之職又力主擒斬之何兩截不相照
應若此噫僉憲之語則辨矣然力主放賊者僉憲
也擒斬賊者上官兵非僉憲力主也是非僉憲兩
截不相照應乃僉憲與上官兩意各行不相照應
也僉憲既發揭於途次云云如此比入京又轉念

細商謂放賊之說已經屢議難以平白推開遂將
錯就真明明招認乃出一辯疏云時俊謂臣數遣
家人入城臣實數遣家人入城臣不數遣家人入
城何由仰仗皇上之天威以秘行臣等之一得謂
臣與賊交盟臣實與賊交盟臣不與賊交盟何由
使賊信臣卒近臣謂臣力主放賊臣實力主放賊
臣不力主放賊賊必不感激臣賊不感激臣臣必
不能使賊歸附臣噫僉憲之辯則利矣第所謂秘
行者是何一得不過曰讓路也交印護送也賊若

信戴感激戴何爲又登城詈戴直發其行賄之情
且其近戴也信說降之孔守備信爲質之二弁而
非信戴也亦非感激戴而歸附也今謂力主放賊
卽爲擒賊誘賊之本謀噫從古以來有卽放卽擒
事相反而相成若此者耶僉憲又欲諱受賄之說
而渝城紳衿漢土將卒全川士庶各屬官僚衆視
衆指不能塗飾焚賊與賊衆之口又供吐甚明遂
不覺啟口囁嚅辨揭中爲虛活語曰若云向賊索
金則所不必辨何也今解到各賊可一一拷而訊

也揭旣云云如此已復轉念細商謂事難終諱不
宜不認而又不敢直認乃於辨疏內影響照應隱
隱招承內云臣等所爲更有出於遣家人入城出
於與賊交盟出於力主放賊之外者故爲謎語使
人莫可猜摩而暮夜形踪悉入此中消納於是通
賊護賊盡爲妙算神機接白受黃盡道千辛萬苦
而單詞易惑君子可欺遂亦有過信而不疑者而
從前士紳之指摘口之叫罵一旦變爲稱功敘
績之說噫僉憲巧則巧矣此真化鐵爲金之術又

是禪和子放是不放不殺是殺之誑語機鋒乃敢於君父之前章奏之內游詞游舌橫賴胡遮若此豈敢謂冲聖可固濟濟朝列遂無繞朝之鞭乎今試問僉憲旣謂力主殺賊欲以縱爲擒何不多方以誤之設伏以待之而乃許以交印護送縉紳伴送若使俊不力阻俊之兵不當關則賊已脫鬼而去豈肯束身而來我旣付性命於其掌中彼豈授身首於士兵之手又使交質之後土官兵不從中突變則爲質之二弁豈肯遂作捨命王鎮道遣質入城時豈真先棄此二命樊龍旣恃有此質算穩以出亦卽挾此爲質安穩以還則生歸不獨一張彤矣噫渝城之事誰罪誰功公道良心豈宜盡泯此輿論一定論也如僉憲不認讓路護送之說請自解於倪封官倪公子兩訴詞一手啟如謂俊力阻讓路之說爲無據卽請質之徐守道公會私會之語并守道之手札札云渝城之賊久而不下台臺軍令一申罪人斯得蓋由恩信素孚彈壓得體不佞前日之言非謬也所謂恩信彈壓等語俊何

敢當而前日之言必爲有據卽水月堂上所謂今日之事當以劉言爲正云云與會俊時所謂公一動則土司難馭之說是也一場大公案惟前日之言四字堪爲憑據以存公道之餽羊耳然寧惟徐帖可據卽戴僉憲之塘報亦可據初報曰生擒樊龍次報曰樊龍死於亂兵之手試問僉憲曰兵何以亂兵亂時總兵作何約束僉憲作何舉止何以招降受降而其生其死踰一日而尙不知端的再問僉憲曰兵到重慶凡幾月何以自立塘報日報

虛功俊旣擁兵七千餘僭部分秉筆何以一報屢報始終不列俊之銜姓何以上而總督撫按中而同事鎮道下而與事之各郡縣各紳衿各土漢將領或久或近之苦心一概抹煞如僉憲不認虛冒則遵義初復在天啟元年十二月十六日當是時僉憲何日出都門何日會俊於邯鄲道上何日發諭帖何人傳塘報而乃自添銜名遍報於在京在外各衙門云遵義之復奉劉太僕戴監軍之諭帖又請遍質於川中士紳軍民人等張彤是逃是死

有無賣放而敢以假首級欺君再問黃光綜不得已而陷於賊中開門獻城僉憲何敢阻兵不進又何故不錄其功卽僉憲所刻之執訊錄亦云光綜不妄殺人矣何故反功爲罪旨之以僞參政之號充入俘囚之數而服之以梟斬之刑再問僉憲播事旣平之後解俘獻闕者僅一史同知不煩監軍道也今所獻者除周鼎何若海原係朱撫院王巡道之傳諭賊黨縛獻轅門其在重慶城中或先期投降或城潰後被獲惟有賊之假子與傳文石高

此外或舊將或小兵或士或商皆被陷賊中逃難投生之人耳藺巢未搗酋勢方張豈收塲結局之日僉憲首被監軍之命何不乘破城之聲勢催督兵將以濟瀘納之師乃贅此一行止圖彌縫粉飾掩罪掠功毀人成已趨陞旨敘而不顧蹶將喪師之禍且僉憲疏揭自敘其功云扁舟渡江三論諸賊手攜兩巨礮徑至水月庵今查第一次僉憲私會與賊定護送之約是已第二次同會者邛與楊也中閒入城說賊者薛總兵部下之孔守備也降

議既定樊賊出城攜賊手登舟者楊監軍也所攜者樊賊一巨憝非兩巨憝也說降之說不言孔守備則亦已矣今以攜賊手登舟爲功則掩楊而歸於已以護賊送賊爲罪則諱已而推於楊如使楊而果欲護送也何以士紳之訴詞書帖不言楊憲長而一則曰戴祖臺再則曰戴公祖乎噫僉憲旣已亂軍政悞封疆而又顛倒掀翻如此勿謂朝廷大勿謂天地寬一人足以攬亂矣卽今冲主在上國步多艱全賴公道二字維持厄運乃使是非倒置功罪混淆勿論傳聞海宇人心不服且恐書之史冊萬世之下謂天啟二年某月日川事云云將使有識者以此一事定世道之升降人心之存亡也

南平記

四川曹學佺 能始
藩司 候官

史記高帝爲漢王發夷人還伐三秦秦地旣定乃遣還巴中復渠帥羅朴咎鄂度夕龔七姓不輸租稅餘戶乃歲入錢口四十宋史渝州蠻者古板楯七姓蠻唐之南平獠也其地西接烏蠻昆明哥蠻

大小播州部屬數十居之治平中熟夷李光吉梁秀等三族據其地土各有衆數千家閒以威勢脅誘漢戶有不從者屠之沒入土田往往投充客戶謂之納身稅賦皆里胥代償藏匿亡命數以其徒僞爲生獠劫掠邊民官軍追捕輒遁去習以爲常密賂黠民覘守令動靜稍築城堡繕器甲遠近患之熙寧三年轉運使孫固判官張詵使兵馬使馮儀弁簡杜安行圖之以禍福開諭因進兵復賓化砦平蕩三族以其地賦民凡得租三萬五千石綿一萬六千兩以賓化砦爲隆化縣隸涪州建業懿扶歡兩砦其外銅佛埧者隸渝州南川縣地皆膏腴自光吉等平他部族據有之朝廷因補其土人王才進充巡檢委之控扼才進死部族無所統數出盜邊朝廷命熊本討平之建爲南軍以渝州南川涪州隆化隸焉

按渝州志云黔涪徼外有西南夷部漢牂牁郡唐南寧州牂牁昆明東謝南謝西趙充州諸蠻相爲聯屬宋初以來有龍蕃方蕃張蕃石蕃羅蕃者號

五姓蕃皆常奉職貢受爵命治平四年十二月知
靜蠻軍蕃落使守天聖大王龍異閣等入見詔以
異閣爲武寧將軍其屬二百四十一人各授將軍
及郎將熙寧元年有方異現三年有張漢興各以
方物來獻授異現靜蠻軍漢興捍蠻軍竝節度使
六年龍蕃羅蕃方蕃石蕃八百九十人入覲貢丹
砂鹽馬賜袍帶錢帛有差其後比歲繼來龍蕃衆
至四百人往返萬里神宗憫其勤詔五姓蕃五歲
聽一貢人有定數無輒增及別立首領以息公私
之擾命宋敏求編次諸國貢奉錄客省四方館撰
儀皆著爲式元豐中張蕃乞添貢奉人至三百詔
不許故事以七十人爲額七年西南程蕃乞貢方
物願依五姓蕃例注籍從之元祐二年西南石蕃
石以定等齋表自稱西平州武聖軍禮部言元豐
著令以五年一貢爲限今年限未及詔特令入貢
五年八年紹聖四年龍蕃皆貢方物龍代於諸姓
爲最大其貢奉尤頻數使者但衣布袍至假伶人
之衣入見蓋實貧陋所冀者恩賞而已元符二年

又有牟爲蕃入貢詔以進奉人韋公憂憂市公利
等爲郎將諸蕃部族數十獨五姓最著程氏韋氏
比附五姓號西南七蕃云

桶井觀音寺碑記

天啟五年

王應熊

乘門寶峯者諱了文陳孝廉後裔也爲人儻蕩負
大節不事教飛錫遊名山者念有餘年春秋高矣
倦遊知還有所積長物欲他屬不忍無所屬又廢
數歷之功乃求田十餘畝補葺兩廊僧舍佛殿者
二環山門垣墻數十丈盡自嘆曰一田耳擅爲已

有私心近貪推爲人有雄心近痴等弊也一居宅
耳出者客之目爲傳舍入者主之據爲巢穴等弊
也一殿廡耳事久盡壞木久蠹蠹安居享以爲利
傾圮聽其爲害等弊也獨不可輕乎於是商族人
詣檀越謀永爲香火計僉曰善以告不佞不佞退
而深惟其故文上人不以損知益愚累法衆則求
壽世不磨乃爾蓋上人締構於身貽守於後行者
館居者祝誰非上人衣鉢而令聞長世不較多乎
儻蕩負大節率類此是舉也寶峯翔傳世之業唯

族人襄順其美唯法衆力贊其成有不若於訓而渝潰盟者人神共殛之

金鰲寺碑記

劉道開

山名金鰲從其形似名之也踞大江之濱盤鬱聳聳若鰲之矯首奮翼於滄溟中故曰金鰲中峯爲寺羣峯繞之迂迴磴級造頂則平古松彌望每風至笙簧盈耳寺之左短墻仄徑綠陰森爽尤爲佳勝若雲篆若珞璜龜亭若雲鳳皆几席閒物是則金鰲寺之大觀也寺之創建元以前不可攷矣至

元開有僧曰大川才唐鈔清經營於西山之新屋坪厥後有至光眞古心懺定山安滄海潮川瀾灝者卜遷斯址其徒普清普洪普滌普治大肯厥構爲堂爲殿爲寮爲庖爲溜爲羅摩爲波演那壯乎備矣迨萬曆癸巳歲居士劉普淨募衆恢拓而寺乃有大殿焉崇禎戊寅徐宋劉三長者起而新之而寺乃有山門接引閣觀音殿焉是則金鰲寺之始末也先輩卿大夫諸生時多下帷於此有十載金鰲九進士之謠余小子杖而登焉竊意塵壁紗

籠遺跡其可採乎乃中郎無暗摸之碑崆峒乏松
風之句山靈亦大寂寞矣已而嘆曰是乃先輩之
所爲樸也蓋其時功令畫一家無異書人無異習
明經帖括外無多覽焉非其才不足也有所專而
不暇他務也甫釋螢囊旋題雁字鴻名顯伐先後
相望何暇爲招提增價也哉山之僧了能屬予記
將壽之貞珉以補前代之缺爰泚筆書此以識予
景行之意兼告讀書於是寺者繫以詞曰陟彼金
鰲言陟其巔扶步不休乃得平田耳飮松風眼滌
雲烟時維仲春同遊者三有鳥覘晚有草芊綿邈
懷古人借榻多賢淳風實學起我肅虔山僧告予
碑碣闕焉經營締構胡可勿傳小子載筆聊紀歲
年後有作者嘉惠鴻篇

野豬巖修路記

陳計長

巴城之東越銅鑼峽有古灘城爲巴子置津處名
野豬巖渡法人行岸上止以空船渡因江水觸巖
洶湧異常不得不奔趨於岸以攄舟患兼以灘巖
壁立路僅一綫縮首蹲身下視則萬頃湍流驚波

震耳行者苦之余母文恭人身經其處歎曰幽閨
 之人誰知履險之危有如此者稍失足則魚腹矣
 與舟無異也若使鳩工修除令窄隘者稍寬險峭
 者稍平約費百金此功可竣我何惜簪珥而不為
 道路少舒其厄於是命匠鑿補未及一月而工成
 行者稱便命計長為記勒石時崇禎乙亥中元日
 也

皇清

蜀道驛程記

康熙十一年十月

刑部尚書王士禎

阮亭新城

初八日過貓兒峽連峰疊嶠虧蔽雲日一山突起
 石稜刻露其色青碧曰青石尾長年云夏秋水漲
 石尾沒則舟不敢行過車亭子小山卷石孤立江
 中滄波四匝亦浮玉之雲仍小孤之婢媵也抵重
 慶府巴縣治江中遙望渝城因山為壘邈在天際
 女墻闐闐繚繞山巔下被水面山號金碧瀕江人
 家編竹為屋架木為砦以防暴漲注謂江州地勢
 側嶮皆重屋累居數有火害結舫水居者五百餘
 家夏水增盛顛沒無算今渝城歲有火災蓋地勢

然也水經江水又東北至巴郡江州縣東強水即水涪水漢水白水宕渠水即渝水合流左注之庾

仲雍謂江州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

水即是水也蓋岷江自敘瀘西南來涪江自綿梓

遂諸州西北來嘉陵江自閬果諸州巴江自蓬渠

諸州東北來至合州同會涪江南下至渝州東北

朝天門與岷江會故曰郡承三江之會實四水也

三江灌輸衆山擁蔽巨峽爲之門戶信巴蜀一大

阻昔爲川湖總督駐節市肆民居鱗次櫛比雖更

獻賊姚黃之亂尚鬱然一都會郡在宋曰恭州吳

船錄云恭爲州乃在一大磐石上山水皆有瘴非

實錄也林生來謁讀其尊人位旃君集所作三忠

傳始末甚詳三忠者故明巡撫都御史陳公士奇

重慶太守王公行儉巴縣令王公錫也逆獻之變

同日罵賊死甚烈泊朝天門候後舟不至聞郡有

元文宗御書萬里歸程四字至今稱御書樓

初九日飯後遊塗山林生從常氏謂禹娶於塗山

辛壬癸甲而去即江州塗山是也有禹祠及塗后

祠酈氏辯之以爲禹娶在壽春當塗非此倦游錄云禹廟後殿一龜裘像侍衛皆彝人云是禹婦翁也操小舟由龍門登岸龍門者江濱積石中斷如門俗謂龍門浩巴人謂小港爲浩今戎州亦有金箱浩也浩之上瀑布如練數折入江右卽粉水亦曰清水穴穴右卽海棠溪遡瀑而上石瀨泓然萌屋十餘架閣以居畧徇通往來山半時有稻畦凡八里屢折益峻東倚奔峭西俯絕澗至一天門更上二里許度回龍橋抵眞武觀遵西麓而上登鐵

桅峰卽塗山絕頂下視羣山纍纍如蟻垤三江合流曲折正如巴字渝城孤峙江中宛如龜之曳尾記稱渝城有門十七九開八閉以象九宮八卦云西北爲縉雲山山有迦葉尊者手跡上有相思寺生相思竹形如桃釵遵東麓而下石磴高危俯視千仞令兩奴子夾持以行下山復登小舟順流至朝天門林生別去分巡川東道曹君自成都來訪余舟次知次公遊峩眉晡後入城報謁赴陳都督招出歌兒度曲夜歸舟後舟復不至計自嘉州登

舟今已八日尙淹留於此殊悶悶

初十日晨大霧林生來借得文選半部舟中無書

藉此送日耳生以其尊人命持巴字園詩文集乞

序飯後後舟到遂易巴船爲下峽計是日將遊海

棠溪舟至遂弗果往午刻解纜出巴峽王右丞詩

際曉投巴峽卽此過明月銅鑼二峽見岸上有豺

五大才如犬見人殊不驚晚抵木洞驛野宿驛在

亂山中有神祠

重建重慶府廟學碑記

四川馮雲驤 訥生代州學使

教者養之繼也學校者王治之重也爲政弗特著

期會之急而從事於此可謂知本矣若孫太守治

渝城新廟學有足紀以示後者渝在蜀爲文獻地

若尹之經學杜之孝感譙天授之邃易代有聞人

後遭獻逆慘屠吳孽復叛豺虎橫噬四民失所幸

酉春巴蜀復歸版圖滇黔未通聲教

皇上西顧方殷以重慶爲川湖要地特簡太守蒞茲土

鳩散闢荒易亂以治蠲除害氣增長嘉祥遁逃復

業愁痛歌笑空城授塵石田秀禾列屬安焉隣郡

師焉春秋上下釋奠見殿廡傾頽蒿棘莽莽慨然
曰是余之責也夫詩書泯闕師儒講肄無所秀民
蚩農無所觀效聽觀非所以銷兵燹之餘氛光
朝廷蕩平之雅化也愚民或輕去其鄉飾詞走險蓋
父兄之教未先忠孝之理未著民有爭心而未發
其性也爰捐俸鼎新之流材於江陶甃於岸不勞
民力不斂民財鳥革翬飛殖殖噲噲吏士瞻拜農
賈從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低徊不能去從此人
皆回心嚮道治俗醇美太守歲時課士講學宣揚

聖諭於其地聞之而不感奮興起非人也方今

聖天子

御注六經崇儒重道四海內外尊親順化黷蕪要荒同
文來享矧渝城近蜀都數百里賢大夫之所治名
卿相之所產可令廟學廢闕絃誦無聞哉夫治有
本有末本莫重於正人心正人心必先於章聖學
章聖學必由於昭明孔孟以來相傳不易之理異
端奇詭非正也詞章雕蟲非學也孟子曰經正則
庶民興太守爲政急此其知本也不可類推哉余

校士渝城祗謁

聖宮躬覩其盛其府試所拔前茅與余所論士皆相符
合辛甲兩闈掄元二得雋者三十二人諸生彬彬
有禮讓尤見太守典型多士矣至若持身廉潔遇
事警敏淵默雷聲盤錯利器害馬旣去日牛無全
可以立天下之大節成天下之大功其治績殆始
基於此矣夫寬役活人王守之德單車問俗白公
之懿以今方古何多讓焉而建學一事尤可比諸
文翁矣繼守茲土者儆則而敦續之敬承勿墜

聖道其永光哉是爲記

平寇紀畧

失名

康熙十三年甲寅正月平西藩吳三桂叛於滇遣
兵寇蜀全川悉陷時附逆之徒脅民爲兵荷鋤之
衆盡擁節旄識者已知其爲不終日之計矣十九
年庚申

王師分汛進剿奮威將軍王進寶恢復保寧遣總兵
楊洪招撫重慶一時成敘瀘永夔東諸郡復歸版
圖凡脅從將士

皇恩悉赦不問惟賊帥馬寶尙據遵義號召餘黨有犯
渝之志時川督哈瞻湖廣提督徐 及 貝子統
八旂各將軍兵馬先後集渝將止遵義乃降帥狼
心難馴夔東則譚弘川北則彭時亨等復叛各聚
餘黨數千人與馬寶互爲聲援會永寧瀘州復陷
勢益猖獗時渝城兵馬輻輳糧餉不繼人情洶洶
渝守王文紳以憂勞卒幸巡東副使王孫蔚以才
望特簡至調度多方威惠咸浹通判溫恂傾囊捐
助以資騰飽復於戎馬倥偬中解運糧餉上濟瀘
永下濟忠萬巴縣令焦映漢團練鄉勇及營辦戰
艦浮橋炮車諸務拮据星霜江津令王璧當寇兵
壓境辦津糧犯難接濟王巡道馳檄遍諭賊衆曉
以順逆大義且滇黔俱復釜魚內訌勢難旦夕黨
附之徒聞言感泣接踵來歸二十年辛酉正月賊
進據百丈梁去城六十里刻期入犯鋒銳甚貝子
領各將軍水陸俱下直搗賊營分佈土兵扼兩岸
險阻斷其歸路水師李將軍奮勇先登擊賊盡殲
焉事具總督哈瞻奏疏及王巡道詳狀中寇旣平

皇仁軫念渝民叠經蹂躪綏輯善後亟務得人特允總
督哈 奏不由銓例擢漢中別駕孫世澤星馳守
渝調劑軍民均定田賦振卹瘡痍興起學校教養
之方心力殫瘁巡道霍焜復以

簡命繼至廉法相維旬宣丕著殘疆士庶重登衽席共
享久安長治之休於無斃矣

泊皈山爲寺僧輿若記

四川
學使宋

衡高南
廬江

歲在丙戌余奉

命督學西蜀試省會按臨南川嘉眉諸郡丁亥三月

驚聞內憂買舟奔里夏五抵渝江漲阻不得行進

泊皈山渝守陳公邀登山寺寺幽勝髣髴太行白

雲余揮涕焉殿左一室顏曰吾廬卽陳公捐建息

靜處假坐其中雨益苦時總戎韓公分巡董公更

顧我盤桓數日寺僧輿若乘暇索余爲記余棘人

不耐文事及詢僧始末始知僧本歙人洪姓厥考

諱正昌號善甫有明進士官敘州司理獻賊陷城

闔室殉難僧年甫十一從水洞逸出走黔滇復返

敘渝伶仃無親識悲愴世事迺投佛晤師祝髮滄

桑頓易綿邈河山悵望故鄉隱恫骨肉盡成空相
泡影矣今

上御極之七年蠻煙盡靖海內宴如僧乃住錫皈峰苦
行其間鶴髮丹顏道往事如昨日僧蓋勘破半生
公案無事於身外求叅者也爰記其概投筆登舟
而去

豐瑞樓記

康熙四十七年

陳邦器

渝郡古制控轄三州十七邑合岷涪兩江爲全川
一大都會自昔兵革以來雖休養生息者二十餘
年而諸務缺畧卽一府治類做荒涼不禁有舉目
蕭條之感歲在辛巳余奉

命來守是邦媿以菲材遭時多故終日平反司讞矻矻
如不勝任其於吏治生民外悉不暇計遑敢及居
處之微焉者乎閱四年乙酉囂風漸息政有餘閒
遍覽城垣學校多在荒煙蔓草中慨然動修廢舉
墜之思念黌宮爲首善重地自宜先衆務而興因
與各學諸子約昌義鼎新令教授曾君光祖諸生
周子典楊子世泰雷子生春董其事歷六月告成

日 一 二
殿堂門廡規制稱畢備焉又念太平門外爲商賈
鱗集之區列廡而居動遭回祿因議建樓二所令
經歷涂君廷俊耑督工奉水火二德星君以壓其
氣至於千斯東水臨江各門控帶雄勢輻輳肩摩
城隍爲一郡司命歲時伏臘於焉祈禱皆宜輝煌
生色不得簡陋者節次捐修於丙戌丁亥戊子三
歲內先後告竣又皆學博曾君及周子驥楊子憬
李子長華雷子生春分任其勞焉凡此有裨地方
之事不敢或後所可因任苟安者惟余一身之奉

荒殘衙舍聽其聊蔽風雨而已然鼓樓實郡治觀
瞻司漏傳更非官居私署可比民生福德攸關亦
與學舍城隍相等爰寸銖積累議一新之耑實經
歷涂君廷俊周子典朝夕勦事刻期成功已蔚然
改觀非余下車時故轍矣落成之日題曰豐瑞堂
時和年豐長爲吾民禎瑞也因延夙昔諸子稱觴
其上慰勞勤苦咸請勒石以記余曰補殘起廢守
土者之所宜也原非邀譽百姓而誇示後人何以
記爲但諸君子或廢詩書或忘寢食數載經營賢

勞特甚豈可久而失傳因鼓樓之舉竝憶興建始
末不文不次約誌其概若夫箕歛百姓賣兒鬻女
之錢以興土木恐罪高浮圖徒貽後來口食余則
未敢有此志士民亦當深悉而共鑒云

渝州書院碑記

檢討易

簡次常
鄂都

有地一區構精舍數十閒讀書談道其中亦必有
所得然非當路者之所建設則人不從有從之者
亦未久而思去故學之成也難渝州蜀之大都會
也統州縣十六地千餘里戶少亦數十萬山川靈

氣之所鍾天下百貨之所轉文人墨客之所遊皆
他郡所不及宜其人才輩出而夷考其實真有用
者數人而已豈其才之不多耶蓋自國初以來守
是郡者率以簿會爲急而未遑造士雖有茂美之
姿而聚之無其地教之無其具則無所由以進人
才之不盛其不以此與今李公祖於乾隆三年來
守渝下車數月政清民和將欲美其風俗而以士
爲倡顧子弟之嚮學者少嘆曰此非士之過正在
無以爲教之地耳聚一軍於場而教之擊刺未必

人人能戰也然而善戰者出焉矣聚百工於肆而
教制器未必人人皆巧也然而最巧者出焉矣今
誠欲教育諸士使得爲才且良其在建書院乎志
旣定諮於郡紳原任潮州守龍公鶴坪蓋鶴坪守
潮時曾建韓山書院者因力贊之公遂選隙地得
先明倪少司農西湖社左側地一區頗亢爽旣親
定其地勢而兼酌其向背之宜高下之度卽選府
縣學廩生王坎張宗蔚董其事造講堂五間前堂
五間左右廂二間院墻重門前屏後厠皆具其用
材若干料用工若干人總用銀三百六十兩始於
乾隆五年首夏至秋八月而書院告成先是未成
時公已命予爲山長及成移館於中而蓋其常課
公則按月召試旣釐正文體矣暇則至書院進諸
生於前懇懇爲言其所期於多士者唯飭身修行
多識古人之立功德者以求得於心庶幾今爲良
士異時爲名臣區區時藝豈吾所期哉其後屢至
至則必有以訓諸生皆聞所未聞閒亦申前說然
其辭意亦深切矣獨是公之此舉曠世而一見者

也。以如是之曠典，令得一明體達用之儒爲之師。舉凡兵農禮樂，皆能深通其變化而習知其器數。使學之者皆有其具，漸久漸熟，則可起而行之。不亦甚盛耶！今乃以予承乏，其課程大率徂於里近，而無所開通。雖亦有志於學，又皆紙上空言，而不適於實用。是皆不稱所以付託之意。雖然，予則非其人也。而公之盛德，不可以不傳。蓋公處煩劇之任，而持冰雪之操，僅此清俸百費，出其中前已捐數百金造書院矣。而歷年山長之館，穀月費及考

課之用，抑又不貲。旣無倦容，益喜其來學之多。愛其所學之漸有進，且將爲諸生謀膏火之資，以庶幾其久而不廢。則公之愛士，出於天性，雖黃金石可也。士欲不感奮，得乎院中諸生旣感公德，羣謀伐石以紀其實。且使後之爲郡者，勿廢斯舉也。公世爲卿族，以己丑進士，歷戶部郎中，出守寧遠。今調是任，諱厚望字澹園，山西蔚縣人。

重修重慶府學碑記

乾隆乙亥

川東道

宋邦綏

長洲

聖朝聲教覃敷，東西漸被。南朔暨訖，屢降

明詔尊禮

先師數仞之宮巍峩煥彩前無曠古閒有損壞守土之官以時修葺

功令然也余以甲戌秋蒞渝州祇謁

文廟列拜堂下顧見榱椽墜剝木石傾欹心竊訝之夫渝故東蜀名區頽宮爲具瞻之地乃竟頽壞至此與寧前守是邦者率皆傳舍其官未遑修理與越明年太守長白傅君謁余慨然興維新之志謀集外府金而營葺之適制府開公以理學宗儒

建節川蜀首崇文教爰上其議報曰可於是倡募屬借捐清俸一時縉紳士夫亦皆嚮風樂輸不踰月得貲如千兩庀材鳩工次第營治冬十一月工竣余往觀焉則殿廡更新門堂重麗泮池宏固垣堧堅整黝堊丹碧綦錯熒煌向所爲墜剝傾欹者皆已芟易而壯麗視昔有加焉蓋傅君之心思摹畫選吏督程爲已至矣廼屬諸生而告之曰夫禮惟其稱貴文質之彬彬高其閤閤厚其垣牆所以易茅茨之樸也乃塗丹雘所以異土舍之陋也甲

第椒蘭罔弗若是而况聖人之居乎其於人也亦
然忠信之質可與學禮而禴祜有儀坊表有度禮
垂貴飾之文詩咏彼者之美其不以織罽褊急爲
士大夫之體明矣使以

文廟之尊學校之重或因陋就簡聽其歆毀惜物力
而憚經營是蟋蟀山樞之意也其曷以稱宗廟百
官之美富哉且夫蜀都文學自昔比齊魯重郡滙
瀘山巴江之秀又且涵濡

本朝作人雅化百二十年於茲菁萃勃發人文日起
矣今者庠序聿新鼓鐘式煥吾知自茲以往多士
觀感而興學山秀挺筆海瀾迴駸駸乎其日上者
不難駕往古而上之則是役也誠有助於
盛世文明之治又豈直爲一時之觀美已哉既以告
諸生爰退而爲之記

重修重慶府學記

龍爲霖

從來立政必先於教化教化實起於黌宮黌宮之
地不尊不肅而望教化之成風俗之美所謂以無
本之治治之者也渝郡建學由來舊矣歷代興廢

不一邇年漸就荒陔前知縣事王公爾鑑暨郡紳士竭力營造泮池煥然一新矣而大成殿尊經閣兩廡櫺星門諸處尙待修葺力有未逮心竊憂之適會郡太守傅公來撫是邦愛民禮士惓惓以教化爲先目擊學舍傾圮慨然引爲已任道憲宋公以中秘儒臣監司東川與公道同志合首自倡捐屬員薦紳輩亦樂助其美缺者補之敝者整理而丹雘之不數月廟貌重輝蓋公治探其本不屑爲鋪張粉飾之具故感人之深成功之速若是也方

今

聖天子重道尊師備極典禮之隆前

鸞輿東幸旣躬親展謁頃以準噶爾向化歷代帝王陵寢皆遣官致祭獨孔林必親詣告虔夫

先聖道德高厚生民未有而

皇上所以崇奉而尊禮之者亦從古未有所在學宮宜無不仰體盛德乃荒蕪弗理者有之糞穢弗除者有之或屠兒販夫任其雜遝或市井娼優恣其占踞於戲貌

巴縣志 卷十二
先師之靈是謂不敬背

聖主之行是謂不忠縱不必有起而爭之隨而議之者
清夜自思能毋悚然懼慙然愧乎且夫荒蕪弗理
猶人心之茅塞也糞穢弗除猶人心之垢汚也宵
小雜選猶私意之內攻也豪惡占踞猶物誘之外
奪也學校所以爲興賢育德之地而處之若此教
化之不成風俗之不美其不以此也與我公之爲
是舉也不累工不病民不恣財不邀譽一本誠敬
忠愛之心以爲人心風化之本士生斯時不爭自

濯磨以應昌期之會仰答

皇仁而酌公祖父母作育之澤者非我徒也行見人才
蔚蒸風俗醇茂循良政蹟不且垂諸奕禩耶霖不
敏親見公居心行政久敬佩之承命作記義不敢
辭謹誌其大畧如此

宋公

諱

邦綏

字

逸才江蘇長洲人由閣學補外任

傅公

諱

顯

字

令宜滿洲鑲紅旂舉人由中書授陝

西涼州貳守陞授今職其董事及捐貲者姓名勒
諸碑陰

